

秋之卷

诗季

韩作荣 主编

勒内·玛利亚

歌占春·无形的肉体

罗伯特·布莱·诗三首

里尔克·杜英诺悲歌

牛汉

我的梦游症和梦游诗

李仁琳诗

斯德哥尔摩国际诗坛

第四卷

姿态与随想

百花文艺出版社

〔津〕新登字(90)002号

诗 季 (秋之卷)

韩作荣 主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北京市百善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 插页 2 字数 260 千字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7-5306-1543-2/I·1386

定价: 5.60 元

《诗季》

编辑委员会

编委：西川

昌耀

欧阳江河

邹静之

唐晓渡

韩作荣

主任：李青松

特约编审：晓稳

主 编

韩作荣

副主编

唐晓渡

西 川

诗 季 (秋之卷)

• 1993 •

日 次

(1) 韩作荣 ■ 季节的姿态 (序言)

牛 汉 的诗

(6) 牛 汉 ■ 我的梦游症和梦游诗

(10) 牛 汉 ■ 梦 游 (第一稿)

(15) 牛 汉 ■ 梦 游 (第三稿)

(23) 唐晓渡 ■ 另一个世界的秘密飞行
欧阳江河的诗

(33) 欧阳江河 ■ 确立和反对自己

(35) 欧阳江河 ■ 英汉之间 玻璃工厂

(40) 欧阳江河 ■ 最后的幻像

(52) 西 川 ■ 认识欧阳江河

诗 季 (秋之卷)

• 1993 •

目 次

诗季之秋

- (58) 叶 舟 于 坚 邹静之 柳 沅
梁晓明 张新泉 梁小斌 肖 沉
韩 东 哑 船 伊 沙 岩 鹰
吕德安 宫 玺 林 莽 伊 蕾

斯德哥尔摩星座

- (82) 约瑟夫·布罗茨基〔美国〕
臧 棣译■在但丁的幻影下

第四维

- (117) 勒内·玛丽亚·里尔克〔奥地利〕
李魁贤〔台湾〕译■杜英诺悲歌
交 点

- (133) 勒内·玛丽亚·里尔克〔奥地利〕
郑 敏译■圣母哀悼基督

诗 季 (秋之卷)

• 1993 •

目 次

- (134) 郑 敏 ■ 不可竭尽的魅力
- (136) 罗伯特·布莱〔美国〕 ■ 诗三首
- (138) 理查德·威尔伯〔美国〕 ■ 作家
- (140) 邹静之 ■ 布莱和威尔伯的几首诗
大陆架
- (142) 刘登翰 ■ 洛夫论
诗 学
- (150) 耿占春 ■ 无形的肉体
姿态与随想
- (165) 陈 超 ■ 立 场
- (173) 于 坚 ■ 拒绝隐喻
族 谱
- (179) 蓝棣之 ■ “诗人谱系”序论

季节的姿态

——《诗季》序言

● 韩作荣

语言是奇异的。有时，不经心地翻开纸页，你会被一些汉字慑住，将指尖粘结，眼睛不得不顺着语音之波流动。那是一种吸力，具有磁性，也是一种坚锐和痛楚，让灵魂颤栗。恰如一位古罗马诗人所云：我浑身是裂缝/到处在漏水。

让躯体到处漏水或许是一种残酷，但有价值的作品带给我们的却不仅仅是刺激和魅惑，它应当是“丧我”的沉醉，生存的需要，像呼吸一样与生命同在。诗，作为文学中的贵族，因其“破落”而遭蔑视；或被视为先知与真理，视为宗教与哲学的来源而倍受尊崇，这都是遥远的审视。更具体地对待装订成册的文字，价值的标志则是它在书橱中的位置。随着印刷品的泛滥，它至少应当不被剔除。如果说几架书籍是一部具象的文学史，它应当有不可替代性，即使与诸多的经典著作放在一起，它也应当呈现“自我在时间中的地位及其时代的意义”。

读者与他喜爱的印刷品的关系是微妙的。那情形

季节的姿态

——《诗季》序言

● 韩作荣

实在有点儿像恋爱，那种痴迷。那种想及早染指的迫切，仿佛从眼睛中都能伸出手来。诚然，魅力的来源首先是作品本身，它是精华，并不因为时间的推移而丧失完美。同时，编者的作用也是重要的，从浩如烟海的作品中择取真知佳构，也是“发现和命名”。

编者不应当是“名单”学者，只根据屁股的分量与交椅的位置安排座次；也不应当是偏执狂，除自己推崇的作品之外一概拒之门外；更不应当是效颦者，让人除了厌恶得到的只是沮丧。在单纯中寻求丰富，于芜杂中提取真纯。一部印刷品的出版，与其说是汉字的堆垒，不如说是一种独有的姿态，一种打破俗常规范而重建的秩序，是追回遗失的时间而再造的空间。隐含在文字背后的，是智慧与哲学。感性的丰盈剔透，理性的犀利与深邃，历史与现实的融凝，瞬间与永恒的求索，既是确认与发展，也是汲取与缅怀。一种多层次、多侧面的立体结构，组成多姿、多彩、丰富、神奇的从未有过的世界。

二十世纪是“诸神缺席”的年代，偶像僵硬，精神的疆域成为“荒原”，人类在恐惧与困惑中，需不需要更为坚硬的撑持？在这里，我无意为僵化的教条与庸俗社会学张目。诚然，诗行不能果腹，但面包也无法充塞饥饿的灵魂。“精神脆弱的人，不得不依靠更有力量的因素”。这是对本真的探求与祈望，在语言中寻觅存在的家园。人，从假象回到本源，回到日常生存状态，可这并不意味着对低俗与卑微的顺从，而是近于神圣的提升与超越。

文学是寂寞者的事业，诗人尤其需要灵魂的独立。当人们纷纷用买和卖相互钳去衣袋里的货币，有人仍醉心于文字所构筑的虚幻，这是不是一种病症？可诗人大抵是轻度的精神病患者。如果说上帝的右手握着真理，左手握着简单的寻找真理的冲动，诗人必然会像莱辛那样，即使必须永远停留在错误中，他也会谦卑地跪在左手之前。如此虔诚的追寻，我不想随意用“伟大”这个词赞颂，尽管雨果说过：“在两次骚乱中保持写诗权利的诗人，是一个伟人，一个天才”。面对喧哗与骚动，我常常想到一位朋友少年时的经历：那是千百万人一起追捕麻雀的日子，人们踏上屋顶、树桠以及一切可以驻足的地方，敲盆击缶，让麻雀的翅膀织满天空，让其无力再飞坠落而死。少年哀伤地立在阳台，让一只麻雀落在身边。少年没有动。麻雀没有动。彼此默默地注视着。我想，这正是他成为诗人的缘起。

无须讳言，任何面对诗坛总体选择的结果，都不会是某个流派的产物，或只遵循艺术中的某个主义一意孤行。可选择首先是“类”的选择。有如植物园，可以容纳巨树、小草、藤萝、花卉与苔藓，却拒绝火焰，空气与荆榛蔓草间也养不活鱼虾。至于纸花、绢花，或通过化学手段合成的假树、假草等不生根须的“植物”，也只能在拒绝之列，编者注重的

■序言■

是质的区别。自然，它不只是纯粹的玫瑰、一处草坪，亦或一片松林、一山银杏，它应当是植物总体所构成的类的丰富、奇美与多姿。同时，我们怀着崇敬与遗憾，将植物化石送进博物馆珍藏，将新发现的品种植于初开的园圃……这是对规律的服从，植物在自然中各居其所，所占有的空间由其本身决定，不同的只是各自的形态。

对于不可言说的事物，也许我们只能沉默，让毛孔和心灵敞开，任其浸润。我们依赖语言，但符号和声音的阻隔，使我们永远无法到达极致。追寻者只有离诗遥远或邻近的差别。纵有天才的智者，你可以超越一个大师，可有谁超越了诗歌本身？

其实，一首可以称之为诗的作品，其本身就包含着对所有诗的看法以及对诗本质的理解，是一种无法言说的言说。对于诗人，怎样写比写什么更为重要，因为没有题材的高下，只有诗的优劣。如果说每一首诗都是一次发现和命名，一首诗的诞生便是终结。而终结，也预示着新的开端，至于从作品中抽象出主题与内在的含蕴，那是读者和批评家的事情了。艾略特称“艺术无所谓进步，只是艺术材料大不相同而已”，但“材料大不相同”，存在于材料肌质之中的艺术本质已大不相同，对此，或可称之为具有发展和质变的特征吧。就语言来说，其变化和地域有关，决定其变化的并不主要是个人才能和技巧，更由观念与生存方式所决定。从这一点上看，人，是植根于现实的人，艺术所表现的，是人与整个世界的关系，是人类的本性及其力量。对于诗，我不愿意用“先锋”与“保守”，“现代”或“传统”来界定。在艺术中，不必“用主义反对主义，用技巧抵抗技巧”。我更愿意领略其是否鲜活且富有生气，是否具有意味；我更愿意用其含蕴宽阔、丰厚与狭窄、浅薄的尺度来对待作品。潮流是有价值

的,但要看其是否表现了艺术的真质,是否具有不可替代性。“流行”方式与媚俗的反叛,只能导致新的程式化。

用汉字作为诗的载体,它注定了诗之种族的特征,“就像露水跌下原始的厥草”。纵然诗不想作意识的奴隶,但汉字的结构、外形与其联系在一起的声音、韵律和节奏,却无法彻底摆脱生理、情感及语义的影响。我们所做的,只能是延续汉诗的生命力,为传统注入新的内涵。

精神世界是没有疆域的。爱、恐惧、追忆、文化与信仰的不安,繁复、隐秘与暧昧、光的变幻、真知的撷取,高亢的声音、舒缓的声音、纯净的声音、颤抖的声音……这一切,都聚集在一起。如果说,“从草稿到作品,一条跪着走完的路”,显示了创造者的虔诚与艰难;可作品出版之后,接踵而来的则是期待。阅读,“是创造过程中的共谋”。面对茨维塔耶娃的提示,我想用惠特曼所说过的话来理解:“唯其存在着伟大的读者,伟大的诗歌才有产生的可能”。▲

1992年12月15日

于北京

●牛 汉

我的梦游症和梦游诗

—

真不愿意谈这个比解梦还要难的难题。多半谈不明白，或许还会越谈越玄，连我自己都会糊涂到里面去，分不清楚什么是诗，什么是梦游，什么是梦游诗。自从梦游症缠住我，在天地人间，我就再没有真正醒过来，似醒非醒过了多半辈子。从1946年夏天起到现在，我已梦游了四十六个年头。这病症每年发作多少回，从来记不得。最初十几年间，梦游都发生在黑夜，我仍能享有完整的白昼。然而，生命已被不知不觉分裂成两个：一个属于白昼，一个属于黑夜。两个我在外人看来是完完整整的一个。两个我，相安无事，互不相见，各自在自己的世界里活着，受难。白昼的我不记得梦游的我，梦游的我不知道有一个白昼的我。梦游时，我从来见不到人，别人也从没发现我在黑夜梦游。因此，我活得正常，体魄出奇的健壮，我似乎有两个生命。但是，近十几年间，梦游症严重起来，不但夜里发作，还经常在白昼发作。也就是说，两个分裂的互不相见的我，渐渐地靠近，也许是生命临近黄昏的缘故。但是仍然没有完整地还原为一个唯一的我。我没有清明起来，变得混混沌沌，恍恍惚惚，永远也醒不过来。……我的梦游诗，与一百多年前惨死在阴沟里的美国诗人爱伦·

坡的诗有点相似，诗的情境全沉在黑夜之中，没有黎明、阳光和人。爱伦·坡的诗里还有月光，我的梦游诗里连月光都没有，是纯黑。但我比爱伦·坡似乎活得顽强些，我不靠什么光；因为我自己的生命能发出萤光，一点点光，是从血液和骨头里升起的。上面说的这些，我自认为大体上已经交代明白。谁晓得呢？或许还是在说梦话。那就请原谅我吧！我的头颅，这具生命的高峰，近几年常常觉得立不稳，在摇摇晃晃。我真希望能变成一座斜塔。今天中午，我又梦游了一次，但既无梦，也无游，只狂吼一声，扑到门口，还未夺门而出，就醒了过来。哪里是醒，只是眼睛望见了一点光。这几年，我的梦游世界越来越小了。五十年代，我能飞出生命的躯壳，一直游走很远很远。不得不承认，我在醒的梦游之中真的已衰老（白昼的我和梦游的我同时衰老）。我连几步之内的门都撞不开，哪里还能游走到另一个世界？这两年，诗写得少，也是个衰老的旁证。

二

前面说我的梦游症是从1946年夏天开始有的。有必要谈谈。1946年4月，我是一个大学生，因参加民主学生运动，在汉中盆地的城固县被捕。由于拒捕，脑袋被枪托几乎砸碎了，并未见多少血，却昏迷了好久。自此，脑袋变得木木的，沉沉的，仿佛灌满铅。夜里常常惊醒，狂吼，越来越严重。1949年2月初，由老区进入北京城，到协和医院神经科就诊，几个老大夫会诊。我诉述了病的起因和症状。大夫们说我的颅腔有淤血，压迫神经，于是发作类似梦游的症状。要根治须开颅清除淤血。当时国内条件不具备。他们里里外外认真检查了我的身体，认为我年轻，体质特好，淤血可以自行吸收，

■牛汉的诗■

病情会缓解，但过程很慢，人要吃点苦头。这苦头，就是长期的梦游。我的命运不行，几年之后，生命又遭到一次更严重的打击，在拘禁中精神极度抑郁，病情更为恶化，几乎三五天就狂吼乱撞地发作一回。看管和审查我的人认定我一定有极严重的问题没有交代。我诉述了我的病情，是过去的敌人把我的脑袋砸坏的。不信。后来，到医院看了病历，才知道我并非说谎。派法医来治了几回，不显疗效。又过几年，生活境遇得到改善，但病情并未缓解，梦游病仍缠着我不放，使我成为一个醒不过来的梦游患者了。我这一生痴痴地写诗，追求的那个遥远的艺术境界与梦游中的世界竟然在冥冥之中毗连着，因而使我更加活得恍惚，分不清我是在梦游，还是在写诗。说我是在梦游里写诗，在诗里梦游，都不算错。

三

下面说说《梦游》这首诗。写《梦游》之前，我已写过两首长诗，一首是《关于我的脑袋》，另一首是《关于我的神经》，写的都是我的病痛和梦游。都没有定稿，谁都没有看过。后来，才写了这首《梦游》。1982年写完初稿，放了几年。到1986年初，一位诗人（一个刊物的诗歌编辑）看了原稿，说好，要拿去发表，我说润色一下再寄去。我是很诚恳的。过了不久，又有一位年轻的诗人（赫赫有名的朦胧派）看过，高兴地说：“伯伯，你又进步了。”但他劝我不要送出去发表，应当在《中国》刊出。当时我正编《中国》。年轻诗人说，有时间最好把诗的境界深化一下。于是在初稿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写写就忘记了初稿。写成之后，虽然还留着初稿的情境和一些诗句，但变化很大，行数几乎多了一倍。我梦游得够苦，写梦游更苦。我送到《中国》编辑部，请几位年轻编辑

提提意见，没有把初稿给他们看*。他们提出一个意见，说，写梦醒之后的几十行最好删除，人不要醒过来，应当始终在梦中，才更真实，更有魅力。我觉得不但有道理，也符合我的生命体验。于是删去最后几十行诗，发表在《中国》1986年第7期，这算是第二稿。1987年，我编自己诗选时，对第二稿又作了少许改动，添了一小节。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这个改定的第三稿。第二稿与第三稿大体上没有什么差别。前几年，诗评家蓝棣之兄想评我的《梦游》，交《名作欣赏》发表。他要我寄《梦游》给他。我马马虎虎，竟然把没有发表过的第一稿寄给他了。他要的本是发在《中国》上的。于是蓝兄依据这个未发表的诗稿写成文章，在《名作欣赏》刊出。我看到刊物后，才知道寄错了诗。我的抒情诗选出版之后，寄蓝兄一本，特意请他谈谈对《梦游》的看法。他说更喜欢初稿一些。我认真地看了初稿，觉得他的看法中肯。梦游缠了我多半辈子，《梦游》这首诗也已经缠了我二十年，真不想再变它。今天夜里，梦游症多半要发作，我有预感，脑袋又沉又木。啊，人生，啊，诗，你们为什么如此厚待我，让我承受这么多的病痛、灾难，以及梦和诗？什么时候，我才能还原为一个完整的无病痛灾难的生命，只剩下梦和诗？也许根本没有那一天。真的没有，我也要从地平线创造出“那一天”。每梦游一次，真正如死一次，不是“像死”，“似乎死”，而是真正的化为乌有。生命真的如灯灭。梦游醒过来，那一瞬间，有诞生或复活的感觉，生命的灯又亮了。我常常禁不住流出热泪，哇哇地如婴儿般哭叫。由于梦游，我已经经历了几百次的生生死死。而我的诗就是这生生死死的生命的记录。现在，我与诗仍相依为命地活着。我仍在梦游。▲

1992. 10. 18

●牛 汉

梦 游

(第一稿)

医生确诊，我是一个有三十多年
病史的梦游患者。

——题记

我的体魄顽健
头脑也算清楚
但常常在深更半夜
从床上猛地蹦起
心脏是起爆的火药
我挣脱了
压在心口的
一块巨大的岩石
凄厉地狂吼一阵
光着脚丫
裸着胸膛
从家屋里冲出
不管门外面遍地冰雪
还是荆棘或泥泞

不是从恶梦中惊醒
我没有做梦

我像走入梦中
躯体失重
变成一个内囊空洞的人形
被感觉不到的风
轻轻地吹动

漆黑的夜
无声无息的夜
听不到呼吸和心跳的夜
我像一个机敏而有经验的越狱者
旋关闭的门
不磕不碰
通过了窄长的楼道
飞步
真正的一跨三尺的飞步
走下几十级台阶

屋里屋外
没有灯光
天地间一片混沌
我仿佛潜入浑浊的河流
仿佛秋天月亮地那样朦胧
也许这就是鬼魂生活的
那个我没有到达的世界

眼前闪现出一束雪白的光
没有月亮没有星星
哪来的这光